

藝苑
書
大
石
記
志

198
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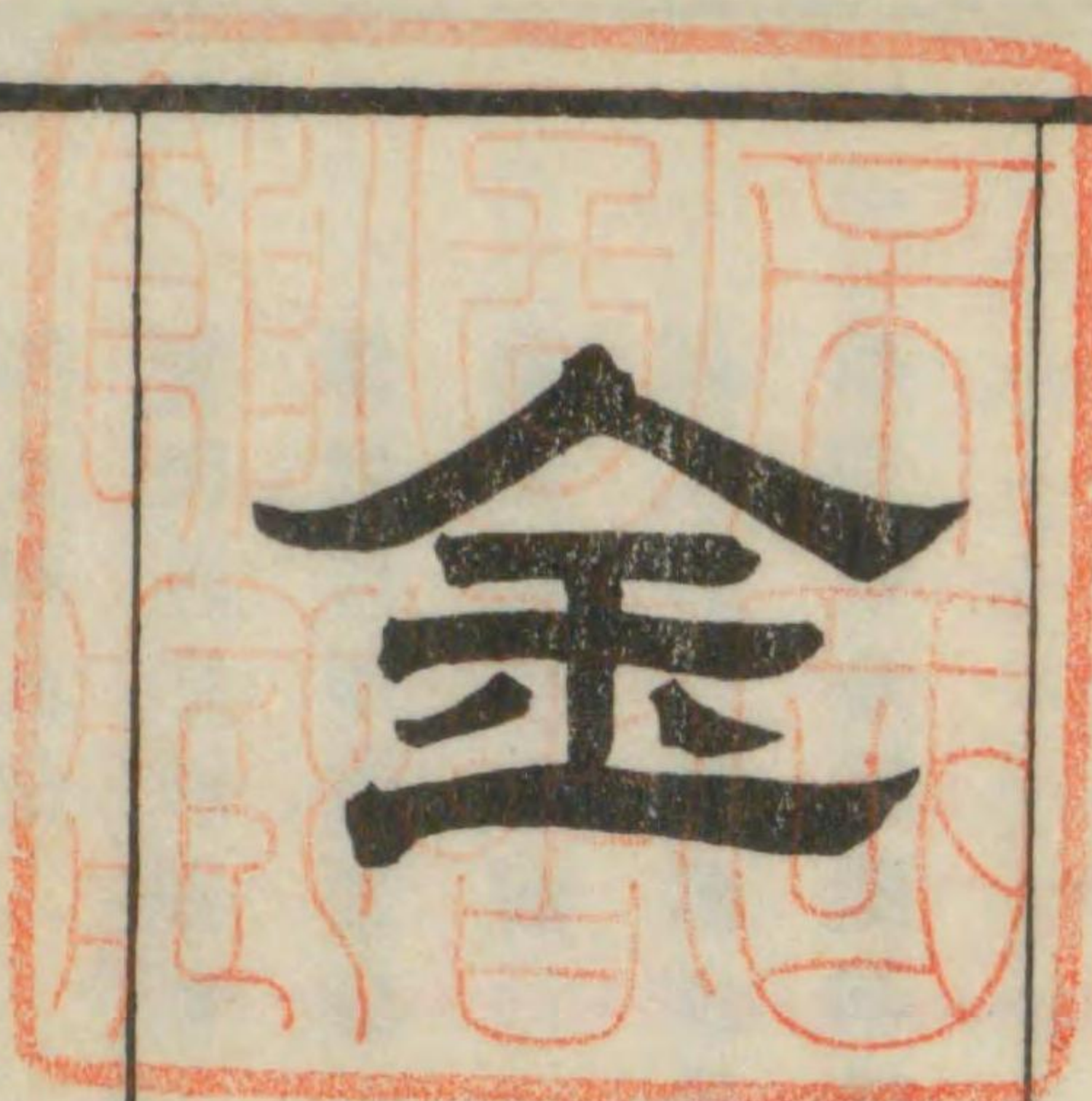
198-429
1200800190923

藏書
圖
書
藏



大金
和
訪石
古
志記

198-429



金

石

記



大正

12.8.7

購求

金石記

金石記

輪池屋代弘賢

法隆寺金銅藥師銅像光背記

同上釋尊銅像光背記

藥師寺塔銅檨

粟原寺塔露盤記

元明天皇御陵碑

同上隼人像

東大寺大佛蓮座須彌山圖

聖武天皇銅版勅書

南圓堂銅燈臺銘

太秦廣隆寺鐘銘

宇治橋斷碑

○

法隆寺金堂藥師銅像光背記

池邊大宮治天下天皇大御身勞賜時歲次丙午年召於大王天皇與太子而誓願賜我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將造寺藥師像作仕奉詔然當時崩賜造不堪者小治田大宮治天下大王天皇及東宮聖王大命受賜而歲次丁卯年仕奉

記中所稱丙午用明天皇元年丁卯推古天皇十五年也池邊大宮用明天皇都紀云即天皇位館於磐余名曰池邊雙槻宮續日本紀云石村池邊宮舊跡幽考云在十市郡安部長門邑小治田大宮推古天皇都紀云即天皇位於豐浦宮十一年冬十月己巳朔壬申遷小墾田宮續日本紀作小治田

日本書紀通證云在高市郡豐浦村

同上釋迦銅像光背記

法興元世一年歲次辛巳十二月鬼前太后崩明年正月廿二日上宮法皇枕病弗愈于食王后仍以勞疾並著於床時王后王子等及與諸臣深懷愁毒共相發願仰依三寶當造釋像尺寸王身蒙此願力轉病延壽安住世間若是定業以背世者往登淨土早昇妙果二月廿一日癸酉王后即世翌日法皇登遐癸未年三月中如願敬造釋迦尊像并俠侍及莊嚴具竟乘斯微福信道知識現在安穩出生入死隨奉三主紹隆三寶遂共彼羣普遍六道法界含識得脫苦緣同趣菩提使司馬鞍首止利佛師造

法興元世一年實推古天皇廿九年也嘗讀遺囊抄上宮太子與善光寺如來書用此號吾疑之久矣今日擊此記以識實有此號若夫麗氣記類所未載也而法興之號書於道後碑法興元世記于此乃當時實錄異邦亦有此

類依是思之臨時私設必矣猶延曆中解文用大長之號山密往來所載諷
 誦書謝德之號可以比類也鬼前太后上宮太子母穴穗部間人皇女而不
 知鬼前為何號也法皇即太子王后斥太子妃膳氏推古紀云廿九年春二
 月己丑朔癸巳太子薨平氏傳曰春二月太子與妃同日而薨然不與此紀
 同足可以廣異聞鞍首止利推古紀作鞍作鳥十三年夏四月為造佛之工
 寺傳云山城大兄王子奉為父上宮太子造金堂安此像然則此紀出大兄
 王子之手不可疑也以上二本未曾有識者弘賢奉職搭摹以傳之嘗以為
 藥師寺塔銘最古此二本既先之數十年書亦清婉可愛故吾以是稱我家
 墨王焉耳

藥師寺塔銅擦銘

維清原宮馭宇

天皇即位八年庚辰之歲建子月以 中宮不念創此伽藍而鋪金未遂龍駕騰

仙大上天皇奉遵前緒遂成斯業照先皇之弘誓光後帝之立功道濟郡生業傳
 曠劫式於高躅敢勒貞金其銘曰

巍巍蕩蕩藥師如來大發誓願廣運慈哀猗猗聖王仰迺冥助爰飭靈宇莊嚴調
 御亭亭寶刹寂寂法城福崇億劫慶溢萬齡

此銘寺傳云舍人親王書世遍識之而六層浮屠上空輪心柱所刻最難得
 也弘賢希有獲之不堪抃躍以粘此嘗曰以天武天皇九年庚辰為即位八
 年其舍人親王書則何不與紀合乎或曰否此是當時以實書耳蓋撰史曲
 筆亦不得已也可以徵日本史正論矣

粟原寺塔露盤記

寺壹院四至

限東竹原谷東岑
限榿村谷西岑

限南太岑
限北忍坂川

此粟原寺者仲臣朝臣大嶋惶惶誓願奉為大倭國淨美原宮治天下天皇時日
 並御宇東宮敬造伽藍之爾故比賣朝臣額田以甲午年始至於和銅八年合廿

二年中敬造伽藍而作金堂仍造釋迦丈六尊像
和銅八年四月敬以進上於三重寶塔七科鑪盤矣
仰願藉此功德
皇太子神靈速證无上菩提果

願七世先靈共登彼岸

願大嶋大夫必得佛果

願及含識俱成正覺

寺今廢焉露盤在談峰庫中又世之所未識今般初打摺以傳按記中所云
中臣大嶋朝臣奉為天武天皇皇子草壁王所建立其和銅八年後於皇子
薨廿七年矣釋書闕如不收足以補遺焉

元明天皇御陵碑

此碑磨滅不可讀而以廿餘年前藤貞幹摹刻本比校隱々存點畫之末嗟

徵貞幹後來孰得能讀焉遂收其本及其考以傳貞幹云此碑以石末和物所造貞幹曰是云練石
終被無賴客為无字碑

大倭國倭上郡平城之宮馭宇八洲太上天皇之陵是其所也養老五年歲次辛酉冬十二月癸酉朔十三日乙酉葬

奈保山御陵碑考證

乃樂善城寺內有古碑數十年前善城寺西三町許山崩所出而移立此云
俗呼函石因其所出之地曰函石谷己丑夏四月貞幹遊乃樂即就碑下觀
其文字剝蝕可讀者不過五六字竟不知何碑也摹搨一本而歸日夜展翫
過一年餘纔得讀十之七八而考之則與嘗所傳聞東大寺要錄所載元明
天皇奈保山續日本紀作椎山延喜式作檜山御陵碑文無異而此碑制亦與要錄所載之圖
相符則奈保山御陵之碑無可疑者然則此碑所出之地亦不問可識矣
長三尺濶二尺餘厚一尺嘗續日本紀養老五年十月丁亥太上天皇
開東大寺要錄載亦同
下識元明

詔曰謚號稱其國其郡朝廷馭宇天皇流傳後世貞幹按此碑文書法即依此詔者審矣續日本紀養老五年十月庚寅太上天皇詔曰云々喪地者皆殖常葉之樹即立刻字之碑貞幹按先王御陵凡無有建碑而椎山御陵立此碑者疑依此詔爾東大寺要錄添上作御谷字作岑洲作側朔作撥於義不通似是傳聞之誤或要錄亦此碑剝蝕之後所摹而偶爲魯魚歟是其所也下依稀似有數字雖然旣已不可讀亦無可據可歎

明和七年歲次庚寅六月廿二日左京藤貞幹謹識

同上隼人像三軀

隼人作狗裝以警固山陵像云聖武天皇陵東北丘上傳云是乃元明天皇火葬之地土俗稱其所曰七匹狐蓋誤認狗裝爲狐歟而顧往時其數七今纔存三石而已續日本紀養老五年冬十月丁亥太上天皇詔曰朕崩之後宜於大和國添上郡藏寶山雍良岑造竈火葬莫改他處今其地有似石灰

粘砂石者燒爛是決其竈殘缺也據之此丘即雍良岑也
東大寺大佛蓮座須彌山圖

此圖者大佛座蓮葩背所刻也其像草創天平中重修于建久葩亦補缺損者不少而所重修之處無有刻圖也以是推之此是當初物也必矣

聖武天皇銅版勅書

菩薩戒弟子皇帝沙彌勝滿誓首十方三世諸佛法僧去天平十三年歲次辛巳春二月十四日朕發願稱廣爲蒼生遍求景福天下諸國各合敬造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僧寺并寫金光明最勝王經十部住僧廿人施封五十戶水田十町又於其寺造七重塔一區別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一部安置塔中又造法華滅罪之尼寺并寫妙法蓮華經十部住尼十人水田十町所冀聖法之盛與天地而永流擁護之恩被幽明而恒滿天地神祇共相和順恒將福慶永護國家開闢已降先帝尊靈長幸珠林同遊寶刹又願太上天皇太皇后藤原氏皇太子已下親

王及大臣等同資此福俱到彼岸藤原氏先後太政大臣及皇后先妣從一位橘氏太夫人之靈識恒奉先帝而陪遊淨土長顧後代而常衛聖朝乃至自古已來至於今日身爲大臣竭忠奉國者及見在子孫俱因此福各繼前範堅守君臣之禮長紹父祖之名廣給群生通該庶品同辭愛網共出塵籠者今以天平勝寶五年正月十五日莊嚴已畢仍置塔中伏願前日之志悉皆成就若有後代聖主賢卿承成此願乾坤致福愚君拙臣改替此願神明効訓

施封五千戶

水田一万町

以前捧上件物遠限日月窮未來際敬納彼三寶分依此發願太上天皇沙彌勝滿諸佛擁護法藥薰質万病消除壽命延長一切所願皆使滿足令法久住拔濟群生天下大地人民快樂法界有情共成佛道以代代國王爲我等檀越若我寺興復天下興復若我寺衰弊天下衰弊復誓其後代有不道之主邪賊之臣若犯若破障而不行者是人必得破辱十方三世諸佛菩薩一切賢聖之罪終當墮大

地獄無數劫中永無出離十方一切諸天梵天護塔大善神王及普天率土有勢威力天神地祇七廟尊靈并佐命立功大臣將軍靈共起太禍永滅子孫若不犯觸敬勤行者世世累福終隆子孫共塵城早登覺岸

天平勝寶元年

平城宮御宇大上天皇法名勝滿

右銅版勅書東大寺所藏銅版面背俱刻字寺僧誤稱鐵簡當云銅版勅書耳刀痕細如毛百計搭寫朦朧而不可讀遂臨書以收于此云

南圓堂銅燈臺銘并序

弘仁七載歲次景申伊豫權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公等追遵先考之遺敬志造銅燈臺一所心不乖麗器期於撲慧景傳而不窮慈光燭而無外遺教經云燈有明明命也燈延命譬喻經云爲佛燃燈後世得天眼不生冥處普廣經云燃燈供養照諸幽冥苦病衆生蒙此光明緣此福德皆得休息然則上

天下地匪日不明向晦入冥匪大不照是故以斯功德奉翊

先靈七覺如遠一念孔邇庶幾有心有色並超於九橫無小無大共蠲於八苦昔
光明菩薩燃燈說咒善樂如來供油上佛居今望古豈不美哉式標良因貽厥來
者云大雄降化應物開神三乘分轍六度成津百非洗蕩万善惟新更昇切利示
以崇親其一薰修福

右銅燈臺銘嘗聞橘逸勢書而銘尾脫失不見姓名或云弘法大師書未知
孰是弘賢奉職於南都詣一乘院宮親視逸勢真蹟為伊都內親王所書之
願文也以初行中草後真傳云元御府物嘗賜先世親王若其運筆結體墨
色紙質咸莫可疑也以是徵之此銘筆力及結構逸勢真跡昭々然矣

太秦廣隆寺鐘銘

大廣隆寺者上宮太子檻觴之秦川勝草創之本朝之佛法爰始此地之繁昌被
令靈驗奇口言語道斷事在前紀不須復說於是久安六年正月十九日口口忽

逢回祿之祇住侶空隔欒巴之術雖悲靈寺之為灰唯咸賒佛之免煙方命佛閣
僧口鐘樓經藏口尋基趾新加修覆故鑄洪鐘即作銘曰

鼻氏呈巧鎔範既成朱火吐焰赤銅鍊精雄龍舉首鯨魚發聲從風夕報和霜秋
鳴聞有頂上達無明城口從曉口口口口不待三千口口四生宜哉法口口口
口口口

廣隆寺鐘今在京師西本願寺焉登樓檢閱鐘質傷爛文字剝落蓋擾亂之
世齋曳之際觸磐石作此創乎而名跡志扶桑鍾銘集皆以為少納言信西
銘未聞其作之正否也

宇治橋斷碑

斷碑在宇治河頭常光寺壬子歲十一月十八日夜初更摺之寺僧曰碑石
斷破已為礎石適見其石存文字掘而得之弘賢曰道登功為大焉而國史
不記元亨釋書本朝高僧傳皆无其傳矣續日本紀曰道昭造此橋而釋書

僧傳皆據之今按帝王編年記載此銘曰

浼々橫流 其疾如箭 修修征人 停騎成市

欲赴重深 人馬亡命 從古至今 莫知杭葦

世有釋子 名曰道登 出自山尻 惠滿之家

大化二年 丙午之歲 構立此橋 濟度人畜

即因微善 爰發大願 結因此橋 成果彼岸

法界衆生 普同此願 夢裏空中 導其昔緣

終篇未曾言道昭又曰大化二年丙午元興寺道登道昭奉勅造宇治川橋

則昭其勳力者也扶桑略記云件橋北岸石銘曰云々而登作昭水鏡曰道

登造焉幸留此一片石使其績不朽不可謂不幸也

右金石文昨歲冬弘賢祗役京師及南都摺寫以進上其副本藏弄以傳家

云寬政五年八月日源弘賢書

大味訪古志

大和訪古錄

大和訪古錄

慊堂 松崎 復

文政十二年己丑八月十七日、君令余赴大和訪古金石粹者、使和田持正從行、佐藤生安器賈人能勢祐之從奴熊五負行李、

十八日晴、辭君所、遂赴織部相君告是行、月出擲杯發、月甚明、憩河內國若江村、木村長州、山口豆州戰亡處、在村左、又行自神立村登十三嶺、路盤回里餘、抵巔則和州全形彷彿可見也、

十九日晴、下至甕冢天明矣、憩龍田、又行抵並松町法隆南門也、先以高辻生書送善住院、院老主人邀院、老位大僧都、今退居寶珠院、設酒侑以香積、遂宿、廿日陰、大法師實然導入金堂、佛天數十軀、其大者沃金、小者皆渾金、中偶有木

造布彩者、中釋迦像光背、有推古帝卅一年刻記、東藥師佛光背、有推古帝十五年刻記、旁二天光背各有刻字、係白雉元年物、打搦終日、夜雨滂浪、

廿一日、雨止、善住院賴算邀設午飯、畢、道入舍利堂、舍利白質黑點々、與月盈虧望一白、既望微點漸加、至晦則點滿、又漸出白點、及望再白云、觀厩戶皇子御物十八種、別記其目、又入夢殿、殿入方形皆瓦砌、可想當時堂制、觀畢歸、善住設宴、夜宿老院、松月朗然、信口作五古一首、

廿二、晴、早起、和上求余字、飯前揮數幅、設餞大醉、和上付與藥師寺書、送余以轎辭去、路過小泉營保、都邑之城曰保謝用人田島生、及高辻生宅、營中精莊、雖小封亦可

喜、過郡山城下、經藥師提寺、唐招提寺、宿尼辻逆旅、

廿三、晴、使持正赴奈良、奉行廳吏青木才輔與主人角八同經招提入藥師寺法輪院、院主接待頗厚、導觀六層塔、塔上刹柱有銘、安器上搨、余與和田生搨佛足石碑及歌碑、

廿四、主人導入西大寺、訪清成院、院主兼住興福唐院、是日有法會、不能緩晤、

頃出登眉間寺後山、搨隼人圖去、晚入奉行邸、晤青木生、昨約搨東大寺聖武銅板詔書、及南圓堂燈臺銘、二事共不諧、夜宿奉行門前逆旅、

廿五、雨、發過大佛殿興福寺南休帶解地藏寺前、又行飯丹波町、雨益至、騎行抵三輪町、右涉初瀨川、自阿陪文珠寺前踰山田村阪、是間蒔地黃、繁茂與蘿薑相雜、右瞻天加具山、晚宿飛鳥村逆旅、紀伊國屋

廿六、晴、入飛鳥寺、寺乃古元興寺、銅佛丈餘、首落右膝闕、補以鐵或泥、寺亦極小、涉飛鳥川、川亦不大、川原村川原寺今僅存二庵、南曰光福寺、北曰弘福寺、召寺主問白鳳二年刻石、茫然不知也、爲之一慨、入橘寺、寺猶古貌、東面大悲閣有一聯曰、日本佛法最初地、聖德太子誕生所、蓋實錄也、轎行抵平田站與祐之別、右曰越村、服部宗賢世居於此、左曰檜前村、面曰勸學村、右涉一水曰真弓村、曰薩摩村、曰兵庫間二村、西北爲柏村、柏與檀通、即神武所奠都也、又行一里曰戶毛

村又涉一水左折赴芳野之路也右行踰一山頗遠降則三在村南數百步東入涉一水曰宇知川南行入芳野川川上即小島村榮山寺所在也宿寺下森本氏氏去年八月生一兒本年六月身重今量十八斤餘三貫八極壯大名曰佐太郎廿七陰早起入寺搦延喜年鐘銘銘陽文極難摹寺六院今三院存境內田隴二十端收八十石寺東一閣八方形極古亦南都所希有寺下芳川極深水色紺碧如油字曰無音川搦銘不能佳而歸期在明日不得已留安器借二日力搦付一午飯即發還三在北行踰風森嶺經今木田檜原宿新庄町町即勝國桑山主理治所故首尾猶設坊門

廿八陰轎行抵竹內驛驛左溝流潺湲中樹一碑刻曰孝女阿今舊跡雨霏夕下踰嶺則春日村村北入五六町入妙見寺寺藏延曆年吉繼瓦志今夏六月取搦猶以有采女氏塋碑來搦數通惜村僧不加愛護雨霜剝蝕可讀不可摹恐他日併志烏有也經飛鳥駒谷涉石川川有運舟休古市西琳寺在不能入北行過譽

田拜陵下而去抵葛井寺買轎油衣擁蔽困然而眠渡大和川休川邊村抵平野町下轎則日已暝々行二里歸五軒邸僑舍初鼓始鳴矣廿九朝於君所言行事及所搦金石刻事出城則日暮矣晦陰祐之來言川原寺碑事設飲慰此遊之勞也大澤友賢來語數刻謝之去使大脇生赴京付一書於叔養主人之子與生同行始食松菌

藥師佛光背記

右藥師佛像在法隆寺金堂東邊余親搦之友人狩谷卿雲云池邊宮天皇後諡曰用明天皇丙午其元年小治田宮天皇後諡曰推古天皇丁卯其十五年太子及東宮聖王並謂厩戶皇子以書紀勘之良是仕奉僧摠持釋云造佛之謂也即是

釋迦佛光背記

亦在法隆寺金堂正中，卿雲云，此厩戶皇子妃爲皇子所造，皇子妃三人，膳臣傾子女先太子薨，則造此像者非蘇我馬子女，則尾張王女橘王也。法興元卅一年者，據上宮法皇帝說，謂興隆佛法卅一年，非年號也。辛巳，推古帝廿九年，癸未三十一年也。鬼前太后，間人女王而太子之妣也。明年，即壬午歲，推古帝三十年。書紀云，廿九年己丑朔三月癸巳五日皇太子薨，蓋史官誤也。當以是記爲正。王后即世者，謂傾子女也。鞍首，謂鞍部村主止利佛師。推古紀作鞍作鳥，鳥祖司馬達等，父多須奈，敏達紀云，鞍部村主司馬達等，可證。

二天像光背記

亦在法隆寺金堂四隅，各安一天，惟乾良二天光背有記，即是卿雲云。孝德天皇白雉元年，漢山口直大口，奉詔刻千佛像，是豈其一耶。上猶言首領，姓直古，或作費，見書紀，蓋以大口爲首領，木間佐之也。藥師德保亦人姓名，二像形勢相似，記文亦如出一手，蓋同時所造也。

船史王後首銅板墓文

右河內國古市郡古市町西琳寺所藏，文政十二年我公爲大阪總督時，取視摹搨，古京遺文云，王後推古紀作船史王乎王智仁，欽明天皇十四年紀所謂遣王辰爾，數錄船賦以爲船長，因賜姓船史者也。乎娑陁宮，天皇后諡曰敏達天皇，等由羅宮，天皇后諡曰推古，天皇后遷於小墾田宮，故或稱小墾田天皇，阿須迦宮，天皇后諡曰舒明天皇，辛丑即其十三年，是歲帝崩，故云天皇之末，戊辰，天智天皇七年也。松岳山，在安宿郡國分村，往年山崩出此板云，大仁，推古天皇所制冠位也。

采女氏塋域記

在河內國石川郡春日村妙見寺，余親住，搨文多剝滅，大朝廷傍地也，六字全不可知，今據藤蒙齋貞幹好古日錄補之，飛鳥淨原朝廷，指天武持統兩朝，形浦山在妙見寺南，今訛云片平山，遺文云，直大貳，天武天皇所制冠位四十八階之第

十一等采女氏、姓氏錄云神饒速日命之後、竹良、天武紀作竹羅、直大肆、此云大弁官直大貳、皆可補史闕、代、古人量地法、政事要略載、弘仁十三年勘文云、以大方六尺爲步、二百五十步爲五十代、拾芥抄則云、七十二步爲十代、百四十步爲廿代、二說不同、或時有沿革歟、叟木蒙齋釋爲斂、卿雲釋爲毀、今字體半缺、未知孰是、己丑、持統天皇三年也。

藥師寺東塔擦柱銘

右刻在大和國西京藥師寺東塔利柱上、余往親睹、使佐藤生揚摹、塔六層下一三五層小、二四六層大、仰瞻揚者、在露盤上、心悸足顫、至今猶未已也、蒙齋以爲天武天皇時所刻、寺僧爲舍人親王所書、皆誤、遺文云、是銘造在文武天皇時、故稱持統帝爲太上天皇也、續紀、文武天皇二年十月庚寅、以藥師寺構作略了、詔衆僧令住其寺、可見持統帝之時、猶未落成也、極確。

伊奈大村墓誌銘

今藏於天王寺中明靜院、嘗有墨浦義端者、作之記云、天明中、大和國葛下郡馬場村農夫耕於穴蟲山、獲大甕、中有銅器、施之村之安遊寺、狀如巨毬、三分其大二爲蓋、一爲底、承以圓足、高半寸、銘刻蓋上、審視之、鍍以黃金、剝落斑爛、其紫黑者如栗殼、其青綠者如瓜皮、竟爲明靜諦公所得、余寓浪華、借覽月餘、洵然、遺文云五百野宮、書紀作廬入野宮、廬、訓伊富利、或省稱伊伊富能也、五百野宮、天皇後諡曰宣化天皇、後岡本、謂齊明天皇之朝、後清原、持統帝、藤原、文武帝也、鏡公史無載、紫冠、孝德帝所制冠位十九階之第五六等、務廣肆、天武帝所制冠位四十八階之第三十二等、勤廣肆、第廿四等、直廣肆、第十六等、按續紀、伊奈真人爵位皆不載、蓋有缺脫也、誌云、同歲十一月十六日、命卿除越後城司、紀云、四年閏正月庚戌、以從五位上猪名真人大村、爲越後守、亦與志少異、當以志爲正、葛木下郡、即葛下郡、山君里、未詳、倭名抄、葛下郡、有山直鄉、是山君之誤、

卷尾有模此誌、贈甲柳庵詩、

佛足石碑及歌碑碑在西京藥師寺金堂西、小龕以覆之。

佛足石下、四傍皆有刻記、其石坳、文不可摹、大意謂、西域傳摩揭陁國阿育王方精舍中、有一大石、有佛跡、各長一尺八寸、廣六寸、輪相花文十指各異、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尸、南望王城、足所踏處、又曰、如來足下平滿不容一毛、足下千輻輪相、穀輞具足、魚鱗相次、金剛杵相、足跟亦有梵王頂相、衆蠶之相、又曰、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磨口口國中轉法輪口因見跡得轉寫搭是第一本、日本使人黃書本實向大唐國於普光寺得轉寫搭是第二本、此本在右京四條一坊禪院向禪院壇披見神跡、敬轉寫搭是第三本、從天平勝寶五年云云作、檀主從三位智努王云云、野呂氏及卿雲有攷證、極精、今只搨佛跡、不及記文、故不錄、歌碑舊建於佛足石之後、今藏其後堂、所鐫歌廿一首、其十七首咏贊佛跡、四首呵責生死、碑嘗罹火災、以故四邊有剝脫者、中亦有磨泐不存者、有後人取舊文補刻者、第二首拾遺和歌集載之、云、光明皇后自書于山階寺佛蹟、山階寺即興

福寺、非藥師寺、拾遺集恐傳聞之誤、

高屋連枚人墓文

志今藏河內國石川郡、上太子村睿福寺、志似石非石亦非土、沙土合成、不經火化者、枚人、史傳不載、

紀氏墓文

今藏河內國石川郡、春日村妙見寺、瓦磚二、堅厚如石、廣純卿官銜皆與史合、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二載、曩於周益公坐間、出示漢五甄、皆得於劍州梓潼縣、因記其文、謝君甄、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久造此墓、扈君甲甄、其文云、持節使者北宮衛令、扈君千秋之宅、建武二十八年五月丙午、工李邑作、乙甄、其文云、北宮衛令扈君萬秋宅、皆篆文、范君甲甄、其文云、嗟痛明時、仲治无年、結僮孳孳、履踐聖門、智辯賜張、口瞧孔言、寬博口約、性能淵泉、帶徒千人、行無遺愆、乙甄、其文云、德積未報、曷尤乾、茂而不實、顏氏暴顛、

非獨范子、古今皆然、相貌觀形、列畫諸先、設生有知、豈復恨焉、梓潼城、
文云、梓潼城、

然則紀氏墓志、當以墓輒稱、庚寅正月九日記

道澄寺鐘銘延喜十七年

道澄寺中世廢絕、今時再建、在山城國紀伊郡斜橋傍、鐘今在大和宇智郡小島村榮山寺、蓋道澄寺廢時移此也、己丑秋月余往親擗拾芥鈔、道明澄清二人合力建立、則知藤原朝臣道明卿、橘朝臣澄清卿也、道明、武智麻呂公五世孫、保蔭之第二子、澄清、諸兄公六世孫、良基之第五子也、所載官銜、皆與公卿補任合、又按、良基之女適保蔭、生道明、則澄清與道明舅姪、序云、生為瓜葛之戚者、是也、榮山寺武智公所建、墳墓儼存、則是鐘之移於此也、亦宜、小島知足云、道澄二公、並與撰延喜式、見忠平公序、世知有二公賴此鐘銘耳、竟不知其文學為當時之器也、是言誠然、

楊貴氏墓志

享保十三年、大和國宇智郡、大澤村民源八者、耕地得之、瓦片三十枚、各厚一寸六分、長七寸、橫加三寸、往々破碎、其全者三版、志用瓦造、填以朱砂、置之村中蓮華寺、近日再埋之、舊處、真備公官位

與續紀同、楊貴氏、姓氏錄、右京諸蕃所載八木造即此、

聖武帝銅板詔書

藏在東大寺、面背并二通、天平勝寶元年刻、

觀世音菩薩造像記

歲次丙寅年正月生、十八日記、高屋大夫為分韓婦夫人名阿麻古願、南无頂禮作奏也、右藏在法隆寺綱封庫、記在其座下、按丙寅、推古帝十四年也、當時未用曆書、因月之明晦、知每月之更改、正月生十八日、謂正月々始見之後十八日也、高屋連、河內神別、神菟神十世孫、伊己止足尼大連之後、見姓氏錄、大夫名諱今不可知、凡金石文之傳今日者、未有先於此者、

宇治橋斷碑

寬政三年四月發地所得今在宇治常光寺道登見孝德大化元年及白雉元年紀據碑文證孝德紀道登云是續紀所謂道昭云非

小野朝臣毛人墓志

山城名勝志載山城愛宕郡高野村民掘得復埋之天武帝六年造

辛巳歲集月三日記

佐野三家定賜健守命孫黑賣刀自此新川臣兒斯多弥足邊孫大兒臣娶三兒長利僧母為記此文也放光寺僧

碑在上州綠野郡山名村山上觀音堂傍亦天武十年所刻

妙心寺鐘

文武天皇二年物也今在嵯峨妙心寺相傳舊法金剛院物

那須直韋提碑

貞享四年始出之在下野國那須郡湯津上村元祿四年水府義公建亭護之永昌元年係朱鳥四年

伊福吉部臣德足比賣墓志

和銅三年物安永三年始出在因州國府

建多胡郡辨官符碑

在上野國多胡郡池村和銅四年立

粟原寺鑪盤銘

和銅八年物廢粟原寺在十市郡粟原村寺廢今藏多武峰妙樂寺

高田里結善知識碑

神龜三年作在綠野郡山名村金井澤山中

興福寺觀禪堂鐘

神龜四年物

修多賀城碑

天平寶字六年

碑在陸奧國宮城郡市川村即多賀城址也見續紀天平九年三月碑上有西字未詳續紀東

人神龜元年二月授從五位上、二年閏正月授從四位下、勳四等、天平三年正月授從四位上、其為鎮守將軍、見天平元年九月、為按察使、見九年正月、碑所書冠位皆得于置是城之後、其後十一年四月為參議、十三年閏三月、叙從三位、十四年十一月薨于職、碑不言參議從三位者何也、若以置城時言之、未嘗為勳四等從四位上、疑朝猶暗記之誤耳、朝猶官銜、與續紀皆合、但寶字五年十一月丁酉紀曰、為東海道節度使、不曰東山、然紀載其所管、有上野下野、則知東山兼在其中也、又據六年十二月紀、八年七月紀、及九年押勝傳、並云從四位下、不載至從四位上、是碑為自己署名、當以史為遺漏也。

宇智河崖涅槃經碑

寶龜九年刻

南圓堂銅燈臺銘

在興福寺南圓堂前、六方、銘末二板逸失、今存四板、首云、弘仁七載歲次景申、

神護寺鐘銘

貞觀十七年

在山城國葛野郡高雄山、右少辨橋朝臣廣相序、參議正四位下勘解由長官、兼式部大輔播磨權守菅原朝臣是善銘、圖書頭從五位下藤原朝臣敏行書、俗稱為三絕鐘銘、非虛也。

白鳳石始末

大脇生八月、自京師回云、白鳳石屬贗作、余亦既久寤之、然未之發也、自和返、屬能勢生卻還、生頗支吾、因走大脇生京師、生就所知居誓願寺內穗井田行衛樹之訪之、行衛又使生赴居六角通室町東入所醫師久米道仲問焉、仲亦遣生就居西洞院夷川下處小島彤山、彤山以鑒定古器為業、彤山云、白鳳石贗物也、其初有川村某、持此石來質金、後乃贖去、云所出宅有崇殃、將還之、是乃川村某所作、川村生以贗作為活、極巧亂真、川村號四明、阿州人、居釜坐出水上町、後川村賣之表具師宗兵衛、宗兵衛乃以搦本、致之能勢者也。

己丑所獲金石文字跋

己丑所獲金石文字凡十二頁其船史伊奈卿高屋紀氏墓志四通我君取視所命搨其餘皆使復往摸取復又取日錄遺文所勒間亦補以一得粗說其要如右又係以一語曰復平生甚斥佛教而反好古佛文爲我君收輯如此者何其斥佛教者惡彼持荒誕之說惑世蠹國之深也其好古佛文者喜皇朝文字之傳其初往々託彼荒誕之說以傳而其間補舊史之缺脫且其翰墨之美由以存故也苟能就此文取其實錄與其翰墨以懲佞佛之害則其有益於此文可勝言哉我君脩己甚密御下以寬而又知佛教之惑世蠹國則然復亦何憂哉復今將辭左右以歸故山則不得不少述鄙懷以固我君平生所養也不然王畿之內自廐戶皇子而下千載之佛祠碁布星列奸髡妄禿說禍福鼓荒誕之說者乘間抵隙而入則自彼翰墨而參史傳者或恐津々然陷君於此也於是乎言

198
429

